



汉代黑白玉蝉

美玉成蝉声自远

本刊特约撰稿 张健平 图陈赵龙

初夏，蛰伏了一个冬春的蝉，终于一天天蜕下了硬壳，悄然地出现在草丛树枝间，此时的蝉声，还软弱无力，像襁褓中的婴儿。待到时节热浪肆虐，蝉鼓动发达的音腔，不知疲倦地长鸣，为夏日平添了几分炎热。

我出生在江南水乡，每当夏日，热浪翻滚，蝉声喧沸，正是我们这些顽童放肆的时候，上树抓鸟粘蝉，下河捕鱼捞虾，别提多惬意。可能是儿时对蝉的情结，从事文物工作以后，我发现文物中的蝉纹器物 and 各类蝉型的雕刻物较多，其中玉蝉最为多见。即使现在在古玩市场转悠，偶尔也能发现古代玉蝉。我对玉蝉的喜好由来以久，只要机缘巧合，我都会收入囊中。我心里早有一个结，一直悬而未解，常自问为什么蝉的历史图案那么丰富，历代文人对蝉那么追捧。翻出读书时我随手记下的有关蝉的卡片有数十张，再次细读，才发现蝉作为一种昆虫，能得到古人的极度追崇，且久经不衰，被誉为神虫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博大精深的蝉文化，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和文化情怀。

文人眼中的蝉

我们知道，蝉的生命是一个再生的过程，其幼虫居于土中，长大为蛹，蜕壳为蝉。这一种生命现象，使古人对生命观产生了联想，蝉也被当作富有灵性的神物而受崇拜。正是这种崇拜，让诗人为之浅吟低唱。如苏轼的“白水满时双鹭下，绿槐高处一蝉鸣”；李商隐的“雨气燕先觉，叶阴蝉遽知”；杨万里的“荷凉欣暑退，蝉苦怨秋新”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。蝉鸣还是夏尽秋至的预告，寒蝉之鸣，一个常见的自然现象，也能引发文人士大夫的万千感慨。《秋声赋》是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辞赋作品，以“悲秋”为主题，抒发人生的苦闷与感叹。

古人对蝉蜕现象更是着迷，蝉蜕由浊境进入清境，饮露而不食，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载：“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，不获世之滋垢”。这种居高饮洁之习性，亦极受文人推崇和青睐，最典型要数晋人陆云《寒蝉赋》所赞的“蝉有五德：头上有綬则其文也，含气饮露则其清也，黍稷不享则其廉也，处不巢居则其俭也，应候守节则其信也”。文中以蝉的形貌、习性比附人的五德，称赞蝉具有文、清、廉、俭、信五种美德。以蝉喻人，以蝉教人，蝉成为高洁人格的化身。受到士人美化的蝉，正是士人自身道德人格的美化与追求。在讲究传统美德的我国，将蝉推至如此高的人格境界，是其他昆虫所无法比肩的。

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《荷塘月色》发表以后，公认是一篇美文，

被收入散文集和教科书。后来有一位读者认为该文中的夜间“树上的蝉声”一句不对，证据是夜间的蝉不鸣。朱先生一时拿不准了，多方讨教，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结果。于是，朱先生在一个夏天的夜晚，亲自隐在白天蝉鸣的树后，听到了夜间的蝉鸣，这种求真的负责精神是非常可贵的，也留下了朱自清夜听蝉鸣的佳话。对朱先生的这种质疑，宋代词人辛弃疾也经历过，他的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”，也有人说过写得不对，其实这些质疑都是缺乏生活的亲身体验。

齐白石大师的《贝叶草虫》作品，拍卖市场上一直追捧，他笔下的蝈蝈、蚂蚱栩栩如生，且价格惊人。齐白石大师也爱画蝉，他的蝉或写意或工笔，写意意趣横生，工笔轻盈透明，笔简而意赅，却富于变化，方寸之间尽透生命感，仿佛那蝉或振翅而飞，或鼓噪而鸣，把人带入了初秋的氛围中，他的蝉就是我们小时候所捉的挂在纱窗上的蝉，就是那没有捉住一下飞走的蝉。

历史上的蝉文化

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遗址（距今7500—7200年）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蝉蛹，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制造年代最早的蝉蛹。蝉纹在我国玉雕史占有一席之地，早在距今四五千年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中，都发现了蝉纹玉器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，蝉纹特别流行。我国古人崇玉，并以玉的高尚、圣洁、儒雅等内涵，象征君子的操守，所谓“君子比德于玉焉”。古人同时发现，世上最能体现玉的诸多优点的只有蝉，因而西周和秦墓中常有玉蝉出土，此时的玉蝉大多穿孔，为佩戴装饰用。

汉代是我国玉雕史上的一个高峰，生产工艺的改进，使玉雕的产量和质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。这时候的人们对玉器赋予了新的内容，丧葬用玉中的“玉敛葬”“九窍塞”大量出现。《抱朴子》所载：“金玉在九窍，则死人为之不朽”，就是认为玉是山岳精英，可以让人灵魂不死，而玉蝉是最佳的载体。

汉墓中出土了不少玉蝉都不带穿孔，大都制作成舌型，发现置于死者的头部，应作为玉琯使用。琯的辞意是，死者口中所含的珠玉。以蝉为琯，其意是希望死者像蝉一样蜕化复活，进入天界。玉琯蝉的做工丝毫不亚于佩饰蝉，无非缺穿孔，不过“叶徒相似，其实味不同”。汉后历代，虽然也有大量玉蝉发现，但工艺和用材，都已不及汉代。

心仪的玉蝉

细观我收藏的玉蝉，有大小20余只，制作年代跨度较大，从秦汉到晚清时期；大小不同，大的如鸡蛋，小的如豆；玉质也不尽相同，有地方玉，更多是和田玉；造型各异，或精

美，或笨拙，没有一件是粗制滥造的，这体现的都是当时制玉工艺和时代特征，也说明了制玉工匠对制蝉的钟爱和细心。

我特别钟爱其中的两只汉代玉蝉，一白一黑，神态各异。白玉蝉材质选用新疆和田上等玉，白亮剔透，长近7厘米、宽2厘米，身体修长，双翅收拢，翼尖扎手，做工如刀劈斧砍，没有一丝拖泥带水。黑玉蝉选用和田碧玉，略小于白玉蝉，造型似一个等腰三角形，刀法简练，布局朴素紧凑，仿佛随时准备振翅而飞，打磨工艺细腻，通体遍布玻璃光泽。两件都有佩戴穿孔，为典型的“汉八刀”雕刻工艺。“汉八刀”何解？尚无权威答案，但公认这种工艺代表了汉代制玉的最高水平。

国力强盛的秦汉时期，在玉器制作上，一改纤巧繁细的作风，表现出雄浑博大、自然豪放的艺术风格。这一时期的玉器制作艺术已从商周以来图案艺术的束缚中，从神秘威严的宗教氛围中解脱出来。镂空、浮雕等技法普遍应用。在具有写实倾向的绘画艺术的影响下，迈出了崭新的发展道路。而“汉八刀”工艺，特指汉代雕刻的玉蝉，其刀法矫健、粗野，锋芒有力，体现出当时精湛的雕刻技术，是中国玉器史上的代表之作，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，汉以后不再有此风格的玉器作品出现。至今“汉八刀”玉蝉也格外受人追捧，究其原因，玉蝉是把玉的温润、蝉的清高、匠人的情愫和利于佩带等诸多因素融为一体，“美玉成蝉声自远”，怎能不让人动心。我收藏的玉蝉中，也以汉代玉蝉居多。

我的收藏品里还有一只明代砗磲蝉，长6厘米，造型很萌，肥肥的身躯，厚厚的双翅，显得粗旷笨拙，这倒符合了明代制玉的特征，行内将此特征比喻为“粗大明”。由于砗磲硬度不够，很难达到玉的质感，表面略显干涩，美观程度受损，但不失为一个非常少见的品类。

现今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人们的精神需求不断提升，对古代玉雕作品中的“图必有意，意必吉祥”的传统，进行了理解和传承，开始对玉蝉赋予新的内容。例如，将一玉蝉佩在腰间谐音“腰缠（蝉）万贯，以一蝉伏卧在树叶上定名为“金枝（知了的谐音）玉叶”，把玉蝉佩挂胸前的取名为“一鸣惊人”。当然，这种新意并非人人都可以接受，而我则更欣赏古人对蝉的立意。

岁月荏苒，离开家乡已有多年，夏日的白天黑夜，很少能听到蝉鸣了。我常傻想，是不是蝉不习惯栖息在城市中的域外树种，因而不愿光顾。蝉在家乡的柳枝上，随风起舞，随时鸣唱，无拘无束，何等快意。我也理解古人，对蝉那不食人间烟火，自由自在，洁来洁去的生命轮回的推崇。真希望我们的城市有蝉栖之绿，蝉鸣能让我们记住乡愁，提醒我们别忘了来时之路。图



明砗磲蝉



不同年代的玉蝉